

抒怀

解密

华容县第一中学 郭思瑶



阳光透过白纱窗帘斜洒进房间的边角，留下斑驳的光影。冬日已至，但窗外日光温柔，树木林立。略带湿润的冬风轻轻吹来，杏叶簌簌，凭肩私语，纷纷融入金色的海洋里。

桌台中央，外公外婆在照片中温和地笑着。记忆中和他们度过的冬天都是这般温柔的。虽然也有气温达到零下的日子，但家里总是烧着旺旺的炉火。

外婆里三层、外三层地给我套上衣裤，然后把包裹得像粽子的我抱到柴炉旁的小凳子上，叮嘱我用火安全。我点点头，用余光瞥向准备外出干活的外公。只见他从衣柜里捧出一件红色袄子，虽然袖口开线了，但还是爱惜地抚摸着它，喃喃道“过年再穿这个”，又轻轻放了回去。接着，拿起门口老旧的军绿大衣

匆匆套上，快步出门找工了。柴火像鞭炮一般，绽放出噼里啪啦的响声，似乎预示着前路的璀璨。我开始期待春节的来临。想象在漫天的烟火下，外公穿上平时不舍得穿的红色袄子，坐在柴炉旁烧酒、烤糍粑。星星落在他的眼睛里，他闷下一口热酒，吐出七分胆子三分忧愁，最终安稳睡去。

我在火炉旁安稳地睡去。等再睁开眼时，天已经黑了。邻居家响起新闻联播的声音，外婆准时端着菜盘走进老屋，招呼我过去吃饭。

“婆婆的碗里又没有肉。”

“老了呀，咬不动。”

外婆笑眯眯地给我从高压锅里盛饭，盛满后又往下压了压，继续添上香软的白米。

“那为什么每次都吃锅巴？”

“长寿啦。”外婆抿着嘴笑，似乎对自己的临场反应感到非常满意。

我郑重地点头，顺从地接过碗，眼睛却不由自主地落在外婆皲裂的双手上。

亲爱的外婆，其实我都看见了。

我看你穿着和外公一样老旧褪色的衣服，为家庭的生计奔波往返，在风霜雨雪中颤抖。我看你在几乎所有晴朗的日子里，背着厚重的篮筐，在山野间拾草捡柴、不知疲倦。我看你在河流边给我搓洗衣物，双手被冰冷的河水浸泡得充血发红，却从未抱怨。

我看你，人类的四季大相径庭。是你们用蚕茧般密不透风的爱意将我保护、包裹，用肉身和脊骨义无反顾地搭起堡垒，将我锁在春天。

生活

桃源县职业中专 刘年贵
考研结束后

当最后一场考试结束时，我艰难地挪动着近乎麻木的身躯，差不多是被汹涌出场的考生“抬”着走出了考场。

外面天色已黑，店铺和住户陆续亮起了灯。考点门口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，有刚走出来的考生，有前来迎接考生的亲友，有各种培训机构散发传单人员，还有兜售生意的商贩……顿时，汽车喇叭声、人语声、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。

我无心逗留，更没心情欣赏这夜色，体验这热闹。分开人群钻上拥挤的公交车，晕乎乎地回到了住处。此刻我的思绪还停留在考试之中，在记忆中努力地回忆每一个考试题目，越是回忆越是感觉美妙！仿佛这个选择题没有选对，那个问答题主要知识点没有答出来……越想越懊恼，越懊恼就越没信心……感觉我的身躯已经被掏空了，此时的我，整个人都是轻飘飘地，阵阵困意袭来，我倒头便睡，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时分，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。决定下馆子吃顿好的，算是犒劳一下自己。

也许，考研结束后，我就像一只浴火凤凰，涅槃重生，如愿地实现了孜孜以求的研究生梦想，自此，我的人生发展有了一个新的拐点。诚然，考研结束后，我也许面临着自己最不想看到的那一面，那就是梦想破灭。不管最后结局是什么，至少证明我还有梦想，还有奋斗，我的人生没有虚度……

冬日描绘



李陶/摄

随笔

雪地里的小脚印

□ 李洪芳

早晨，推开窗棂，眼前豁然一亮，外面已然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夜间的一场大雪，把整个世界装扮得如同童话一般。

我的思绪一下子飘回到儿时。那时下雪后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高喊：“堆雪人了！”小伙伴们便一溜烟地冲出家门，奔向那洁白无瑕的雪世界。

厚厚的雪地里，很快留下了一串串可爱的小脚印，它们或深或浅，或直或曲，交织蜿蜒，宛如一朵朵绽放的梅花。我们兴奋地把雪捧在手里，那冰凉而柔软的触感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纯净而美好。

堆雪人，考验的是我们的艺

术细胞。我们把雪堆成一座小山，小心翼翼地拍打敲实，然后开始给雪人精心塑形：风度翩翩的绅士、断臂女神维纳斯……望着眼前活灵活现的雪人，我们欢呼雀跃，仿佛完成了一项伟大的艺术创作。

打雪仗，是我们释放活力的最佳方式。男女生各分成一队，那一个个圆圆的雪球，是我们的武器弹药。随着一声令下，雪球在空中飞舞，如同战场上的子弹，划破冬日的宁静。

滑雪橇，则是身体平衡性和勇气的较量。我们找来两块木板，用绳子拴上，做成简易的雪橇。石头剪子布，谁输了谁就拉

忆情

母亲的手工棉鞋曾经温暖过我们的整个童年和少年！

队里的棉花地，一眼望去，一片梨花白。每年队上都要种好几大片棉花，我放学或放假，遇上摘棉期，就会跟着母亲去摘。雪白的棉花听到季节的指令，使劲往外钻，我轻轻一捻，软软的，像棉花糖。

苎麻和棉花都是做棉鞋必不可少的线源。为此，母亲在房前屋后种了好些苎麻，等到长高，杆在风中坚挺，叶子一张张铺展，母亲就来收割，将其浸泡，将外皮和茎皮剥出来，像篾匠一样剖成坚韧的线，折叠收藏，用时拿出。

夏秋的晚上，昏黄的煤油灯下，母亲坐在棉纺机旁纺棉线，纺机转动时发出轻微的声音，有时母亲也会哼上几曲，虫子听到兴起，也来伴奏。而我们听着声响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母亲做好鞋底模子，将零碎布拿出来，用胶层层粘牢，用锉刀切齐，在鞋底纳上细密的针脚。鞋底厚，针穿不过，便用针抵，母亲右手无名指上常戴一个银白色针抵，像玉扳指。如果更厚些，就用钻子。钻子大小约手心长，前头钢针比缝衣针粗，握手处是木制的柄，手柄处渐渐磨得纹路清晰光滑。等到针脚密密扎完，鞋底就算做好了。

鞋面多选用黑色灯芯绒布，粘好胶，夹层塞上棉花，母亲用钻子钻好眼，穿过麻线，将麻线在钻子上翻几个跟头，用力扯紧。我也曾学着妈妈的样，纳鞋底，穿鞋帮，母亲表扬我，我低着头，抿着嘴笑。做手工布鞋，有一整套程序，每道工序都得细致用心，否则做出来的鞋就有可能走样不好穿。

终于，新鞋带着母亲的手温递到了我手中。我急不可待把脚伸进去，穿着新鞋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，走到哥哥们身边，故意把脚高高举起，炫耀着快要溢出来的快乐。

如今，母亲的手工布鞋成了渐行渐远的回忆，每次想起，温暖中总有一种岁月飞逝的痛。



雪橇。后面的人站在上面，像车夫一样耀武扬威地挥舞着手臂。拉雪橇的人则开始加速，人在上面左右摇晃，稍不注意就会人仰马翻，滚到雪窝里，那浑身脏兮兮的窘状，总会让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。童年的快乐就这样被我们撞翻了，洒落一地。留下的，是一串串小脚印，还有无尽的欢笑声，在空气中久久回荡。

茶陵县第一中学 李巧文
母亲的棉布鞋